

## 柴灶前的外婆

□邓海波

话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位于今天中山西路,当时叫西郊路的外婆家,还是烧柴灶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灶膛里通红的柴火,仍然在我的记忆里燃烧,噼啪作响。

那会儿,清晨的天还浸在墨色里,木楼梯便传来咯吱咯吱的轻响,像老时光在轻轻咳嗽。不多时,淡淡的烟火会顺着楼板的缝隙钻上来,一缕缕把我唤醒,一摸身边的被窝,空了,便知外婆早已起床,开始做她清晨第一件事——点燃柴灶,煮水烧饭。帮外婆烧柴灶,我既好奇又神往,为了体验一把,我也会跟着她早起。如今我经常天未亮便醒来,许是从小在外婆家就调好了生物钟,竟无法改变了。

那柴灶的模样依然清晰:灶体用砖石砌成,抹了石灰似一袭白衣,稳稳立于窗边。从侧面看过去,左边是灶台,右边是灶膛,中间隔着一堵“高墙”,像极了江南民居防火隔热的马头墙,既隔开烟火,又藏着生活的巧思。靠灶台一侧砌了一些方格,油盐酱醋的瓶子各占一格,既整齐,又方便取用。

最妙的是灶上的锅,两大一小呈品字形,像紧紧依偎的三口之家。大锅负责煮饭烧菜,小锅嵌在两个大锅中间的烟道处,专管烧水炖茶。只等灶火窜起,排走的烟气就会把小锅里的水焐开,只要灶火不灭,小锅里总冒着热气,开水随用随取,就像外婆的牵挂,时时都在。

点火烧灶,是那会儿家家户户一天的开端,这活看似简单,实则藏着门道。冷灶难燃,得像哄婴孩熟睡般,得慢慢焐热灶膛。外婆总是先用稻草引火,蓬松的稻草一点就着,带着噼啪声蜷成金红色的一团,接着添细柴,等火苗舔着膛壁连成一片,才敢续上粗柴。



文中外婆AI修复图。

此刻,灶膛里便燎原成了火海,火光映得人满脸通红,连空气都跟着雀跃。

兴许我总在这时来到灶间,眼前的画面,总给我视觉冲击,刻下记忆烙印:外婆坐在矮凳上,不时往灶膛添柴,偶尔拿铁棍往里撩拨,或是用吹火棍往里吹气。通红的火光映着她的脸颊,将她的侧影勾勒成一幅油画质感的剪影:银丝在火光里泛着柔光,皱纹里饱含慈祥,却又透着坚韧,这该是万千勤劳善良的中国母亲最凝练的画像吧!

外婆是上世纪30年代生的我妈,之后好几个孩子竟都没能养活,时世艰难可见一斑。直到1949年以后日子稍好些,才又拉扯大四个儿女。仅靠外公一人上班,家里不光出了个如实中学毕业的我妈,四个舅舅阿姨也都念过书。后来,外婆还把我们这些小辈一个个带大。

为了撑住这个家,除了操劳家务,外婆还常去罐头厂打零工。那活儿得赶早,站在流水线旁,双手像上了发条

似地不停操作。于是,她不得不从点燃柴灶开始,把全家人一天的生活安排好,再迈着碎步赶去厂里上班。

是的,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外婆所做的这一切,竟全靠她那缠足过的双脚支撑着。外婆应是旧中国最后一批裹足女人,平时走路就迈着小碎步,像被缚住翅膀的飞燕。我无法想象,这双本该养在深闺、属于大家闺秀的“三寸金莲”,怎就撑起了一大家子的烟火生活?她把日子从凌晨的黑暗中点亮,把一家人的生活慢慢焐得火热,自己却像灶膛里的柴,燃尽了最后一丝火苗。

昏黄的灯光下,我蹲在灶膛前帮外婆烧火,外婆围着灶台忙碌,熊熊火光把斑驳的墙壁映成绯红,忽明忽暗的,就像整个世界在温柔地呼吸——这是只属于我们祖孙俩的清晨,是我梦里常回去的美好家园,更是对最想见却再也见不着的外婆,相距最近的凝望。

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基本的信任。这么一想,便觉得安心,没多久便睡着了。

睡醒后坐到沙发上,拿起充电的手机,续费的事还是没有回复,离下班时间也快到了。我没有再问再催,想着很久没有码字,正好把今天的心情记录下来。

当我敲完以上这些文字,手机突然弹出消息提示,原来是一笔转账进来,金额正是我之前转出去的那个数目。我下意识想点收款,但还是先问了一句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
他用语音发来信息:“你们家的套餐续费,需自己携带身份证去营业厅现场办,不好意思啊,没有帮上忙。”

窗外,天色略微阴沉,初冬的风也有了些凉意,可我心里却是温暖如春的。不仅仅是因为钱退了回来,更因为我可以确定,人与人之间真的有信任。隔着小小的屏幕,这份信任既有点遥远却又很真切。

家里宽带快要到期了,为了方便,在微信里找到原先装宽带的师傅,咨询续费的事。他先是建议我升级成更快捷的套餐,可我觉得麻烦,也感觉现在使用的网速也可以,就直接请他帮忙续老套餐。

他爽快地答应了,并让我马上转钱,他到单位上班后立即代办。“马上”“立即”这些字眼让我忽然犹豫起来。我记不清以前和他有没有过金钱来往,印象里他是安装电视机的师傅介绍的。保险起见,我问了他的手机号码,并过去确认。电话里,他说想起了我,还说客户的聊天记录都会存着。

其实也就区区几百块钱,不至于过多地怀疑。我也想起以前社区里的居民委托办理医保时,常常直接把钱转给社区工作者的。这样想着,仿佛屏幕那端有双真诚的眼睛,即使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,也没有再迟疑地转了钱。

## 信任的回执

□施群妹

可一两个小时之后,他没有半点动静。终于我还是没有忍住又发信息询问,他回复即使办理完成,也要等下班后人工服务才能查到,让我耐心等着。中午吃饭时我没什么胃口,心里总犯嘀咕:自己怎么就这么轻率地转了钱?

午睡时我有点辗转反侧。我也是个小心谨慎的人,社区里各种防诈骗的提醒也学习了很多,这次不会栽了吧?反复回想对话,他一直催我转账,当时也稍稍察觉异样,可怎么就没管住自己?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选择信任?

一个念头在脑中蹦出来,是因为内心深处一直相信,世上还是好人多,

## 做竹匠的外公

□毛锦艳

前不久,我收到一本市工惠悦读志愿大队队长童鸿杰老师写的散文集《风筝谣》。一见封面,就颇让我喜欢:一叶扁舟、小桥流水、柳树倒影、白砖黛瓦……妥妥的一幅江南水墨画。

有幸参加童老师的几次读书会,每一次,他都深情地介绍故乡,谈到他的父母和其他亲人,有时会不自禁地哽咽起来,甚至泣不成声,可见其真性情。看完全书,掩卷遐思,我想,一个没有用敏锐的目光观察、体验过笔下人物的生活,对故乡没有真情实感的人,是无法写出如此有感染力的文章的。我尤其对其中《竹匠》和《高中生》两篇,特别有共鸣。

南方多竹子:翠竹、紫竹、毛竹、楠竹、箬竹、淡竹、罗汉竹……似乎耳边那个慈祥的老人,在向我喃喃地介绍这些竹子。不错,我的外公也曾经是一名竹匠,他神奇地把一根毛竹变成扁担,箩筐,小孩玩具竹蜻蜓之类,甚至还会做麻将牌等等。

听我妈妈说,外公年轻的时候带着几个徒弟,到他的家乡大雷山上,砍下竹子拖下来,然后在河边扎成竹排,一人一个竹排撑回家……

小时候,住在外公家,我每晚最期待的,是外公躺在躺椅上给我们讲故事,似乎外公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,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、许仙与白娘子、五鼠闹东京等,故事每天都不重样。有一年夏天,我拍着外公的肚子,好奇地问:“外公,你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?”外公用手指,原来外公外婆的房间里有一大橱书,他看了都记在心里,然后讲给我们听。我喜欢阅读的种子,也许就是那时种下的。

外公还教会我游泳。让我学游泳的缘由却是一个悲伤的事件,即我的一个舅舅是溺亡的。那个事件以后,外公便定下一个规矩:所有家里的孩子都要学会游泳,以免悲剧重演。

外公不仅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竹匠,他那双巧手,还会织渔网等多种手艺。有时,往渔网上泼上些猪血,晚上到青林湾、周宿渡等地方去捕鱼,捕来的大鱼卖掉,小鱼就让外婆洗一洗,晒干后制成香酥鱼给我们吃。外婆油炸的香酥鱼,那咸香酥脆的味道,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鱼。

过年了,外公还会用细细的竹丝编成各种各样的灯:兔子灯、鱼灯、燕子灯、蝴蝶灯……家里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只,且拿的都不重样。

巧合的是,我儿子与外公的属相竟是同一个,感觉冥冥之中,上苍是希望儿子把我外公对家人的爱传下去,把外公喜爱阅读的种子传下去。

童鸿杰老师写的《高中生》,也写尽了作为高考生家长的酸甜苦辣。跟文中写的一样,记得儿子读高中时,我的心情也整天随着他的学业成绩波动,他考好了我就情绪高涨,他考砸了我也很郁闷……每天扳着手指头,盼着他快点高考,等他考上大学,可以结束这种折腾的状态。

一部《风筝谣》写尽作者家乡的人和事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衷心希望,童老师再出佳作,到时我肯定第一时间拜读。